
战地行脚

钱君匋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战地行脚

钱君匋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第二辑)

战地行脚

钱君匋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2.75印张 3插页 49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870

书号: 10173·453 定价: 0.42元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

“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

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三位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

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 录

一	退出虹口	1
二	沪杭车中	5
三	转上前线去	9
四	折向要塞的江阴	13
五	轰炸中回故乡	17
六	在故乡	21
七	离家前后	24
八	夜船发湖州	27
九	袁家汇一周间	29
一〇	泉水洋上的枪声	33
一一	湖州在烽火中	36
一二	苕溪急流上的恐怖	38
一三	停留在晓墅	41
一四	炮火扑到了天目山	45
一五	浙皖丛山间流亡的一群	48
一六	郭吴村的一夜	52
一七	向皖南进行	56
一八	火焰中的广德	60

附录 幸免者 ····· 64

《战地组印》旁款抄存 ····· 73

后记 ····· 78

一 退出虹口

炎热的夏日的中午，蝉声完全占领了假期中比寺院还要枯寂的校舍。古旧的钟楼的走廊上一株老槐扑过来，“日移叶荫上阑干”，烈日把老槐的枝叶的影仿佛“月移花影”似地移到了直条子的木阑间静卧着，因为没有一点风来吹动它。觉得天气有如上海的局面一样沉闷。

飞利浦三灯收音机的电钮一拨动，卢沟桥方面的消息源源而来。我们期待着全面抗战爆发的留校四同事，俨然以四金刚自居了。每天任和杨两位研究着日报上的消息，推测抗战是否会在上海展开。我和郑每天埋头制作扇动性很强烈的抗战宣传画，紧张到了极点，连吃饭工夫也被挪用了。

赤着脚，袒着胸，我们在凉爽的夜风中恣情地纵谈着北方的战事的得失。忽然从老远的沪西来了一个友人，他告诉了我们虹桥事件的严重，劝我们不要硬到底，还是先搬动搬动，等到战事一展开，虹口不比“一·二八”时代，这次却连“暂时勿碍”的机会也不会有了。于是第二天我就到校前的马路上去实地观察，仿佛知道严重的人都在虹口，一路

上独轮车载的，是箱笼物件；黄包车，卡车，搬场汽车，小汽车载的，也都是箱笼物件。慌慌张张地，前拥后挤着塞满了宽阔的马路，一齐流到苏州河以南的地带去。那些跟随在车后或车上的物主，都现出一种茫然的脸色，但他们的心中却隐藏着一种无底的怨恨，怨恨那中华民族的仇寇暴戾的日本！

这样搬移的人从虹口每个角落里涌出来，整天整夜充塞了好几里长的马路，看看觉得似乎真的有些严重了。于是我也准备把我的物件分了批输送到比较安全一点的地带去。先把家具打了篋包，从万分艰苦种种周折中，总算在上海南站向硃石运出了，这真是我的幸运。那些我所珍爱的书籍和Piano之类，也都一次次杂在拥挤的各色车子的队里迁移到了法租界。

我那三位同事，也都酌量把放在校中的东西搬走了一些。

把东西搬了以后，我们还是相约着守在古旧的校舍里，我对于相处近十年的那座赭褐色的中世纪式建筑的钟楼，非常恋慕，不忍遽然离去。

十二日那天清晨，日光有点发紫，预兆着中午将要更加热得厉害了。上海局面似乎更严重了一些，外面路上的搬家者也越来越拥挤，我的小兄弟君行，因为早已向同济大学的附中报了名，所以他早上一起来便独自上江湾去应试了。午饭后，听得更严重的消息，大约抗战在上海启幕，不出这一两天了。一会儿杨从外面回来，又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天通庵一带的敌军已经向闸北出动，路人都这样在传说着。我听了也不去思索他是不是实在，倒想起了君行在江湾不知道怎样了，我放下了蘸饱着血一般红色的画笔，想到郑的房间

里去瞧一瞧他的作品，君行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了。他惨白的面色，含着无限的惊恐，喘喘的呼吸使得他颤抖的说话，时时被阻断了。

他六点钟到了宝山路车站，站上挤满的都是到吴淞江湾一带去搬东西的人，到了八点钟前后，他才挤上了火车。江湾的姿态还是和平常一样，只是家家都搬空了。同济的考场里应考的人真零落得可怜。第一场考算术，当他解答了第一个问题之后，思考着第二个问题时，一位主考的先生从场外匆忙地进来，宣布了请他们赶快“投笔逃难”的紧张消息，于是全场的人都骚动起来，向同济的校门外洪流似地涌了出去。

在江湾车站上中午强烈的日光中，候车回上海的人，从来没有这样拥挤过。吴淞开来好几次蒸汽车，每次都塞满了人，也装不完这许多。君行始终挤不上去，站在那里发愣。有一个同学在他的背上拍了一下，二个人惊遇以后，商量着想步行到上海来，车站上另外有许多人也想从步行回上海，可是据说敌军已在天通庵把路截断，不能通过了。君行和他的同学的步行计划也便中止。过了一回，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方法：跳过轨道到对面的月台上去候上海开吴淞的车子，那边月台上只有一片平静炎热的日光，没有第三个人，不到半点钟，便上了很空的去吴淞的车子。

吴淞的命运和江湾一样，市廛的面貌还保持着“一·二八”以后的轮廓，但他的骨子却早已急速地变了。君行他们在吴淞打听到了市渡轮，便在黄浦江中从敌舰旁边擦过，回到了上海北京路外滩。

君行以为北四川路已经开战，踌躇着不敢回虹口来，后来打听清楚了，没有这回事，才匆匆回到我的校中。这一晚留校的金刚都仿佛感觉到了火药气息似的，虽然约着守住校中，但到了深夜，我送了君行到法租界回来，不见一个践言住在校里。宽广古旧的校舍全部沉浸在死寂的黑暗中。路上白天还拥挤着搬家的车子，这时却已经稀少到几乎没有了，吴淞路和北四川路桥这些地方，增加了几个野猪一般丑陋魔鬼一般狞恶的敌兵，守着快要吹起腥风的夜，见了使人只觉得心情忿怒起来。

就在这个夜里，我们的军队怒吼了，扫荡着这些奇丑的侵略者。雄伟的炮声推动了抗日的大上海的民众，和怒潮一般地冲激起来了。

我却无声无息地，就在这一夜很平凡地离开了我的故居虹口。

二 沪 杭 车 中

深夜中，炮声从辽远的闸北连续传到法租界来，我清醒在汗湿的枕上谛听着，非常兴奋。到破晓的时候，才睡了片刻。

法租界已不如往日一般的清静宽敞了，空房子都给从虹口一带逃来的人住满了，路上不断来往着匆忙的人群，有许多是看热闹的，有许多却是在干着救亡工作。我蛰居在亲戚家里，陪着久病不愈的颢，觉得太闲适了。到朋友家去走走，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生出来。我想，我还是回到故乡去做点抗日宣传吧，于是计划着想离开上海。

我在霞飞路的一座三层楼上见到了我们的空军轰炸敌舰的雄姿，一声声要求民族解放的炸弹在黄浦江中敌人的出云舰上爆炸，晴空中幻出一朵朵的黑烟和隆隆的巨声。敌舰的高射炮惶恐地密集放射，想压迫我们的空军远去，结果却被我们勇敢的空军炸伤了几艘贼巢的敌舰。就在那天，大世界前面落下了一颗炸弹，有一个被难者的大腿飞起来，拴在红锡包香烟广告的大钟的长针上，血淋淋地在那里跟着长针移动。我的小兄弟和久病的颢都被这巨型的炸弹吓得脸孔也变了颜

色，想趁战事刚启幕的几天里离开上海。

病人羸弱得不能自己动一动，我们在雨后的晨光中把他扶上了汽车，在挤满人的路上向前进发，很困难地出了法租界。

南站在“一·二八”那年我曾经见过拥挤在那里的难民，黑压压几个月台上尽是蠕动的头颅，看不见人的身体。今天的南站更加拥挤，人们连想转一个身也不能够了。我们七个人，扶着病人就在一个临近车站宰牛的腥臭污秽的房子里候车。

一列列的客车都静卧在轨道上，肚里都结实地塞满了难民，仿佛许多沙田鱼罐头接连地摆在那里。车厢外面可以立脚或攀手的地方和车顶上也都挤满了人，仿佛一方方吸铁石吸满了铁屑，排列在那里。

车站上的人一小半上了车。还有一大半在那里钻着挤着，想上车去。我们因为出了钱给司机，所以安稳地爬在机车的煤堆上，那里虽然也热得厉害，但的确是要算最好的位置了，因为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不象车厢中挤满了人，满鼻子尽是汗臭。

有一个穷苦的女人，抱着两个黄瘦的小孩，艰难地爬上机车。司机因为她没有给钱——实在她也给不起钱——竟无情地把她们推跌了下去，母子三人坐了起来，在地上无告地流着悲惨的泪。那个比较小的孩子，额前的皮还撞破了二处，流着鲜红的血。我们几个人替她向司机恳求了许多时候，说尽了许多好话，才勉强让她们爬了上来。我憎恨着贪

婪的司机，对于穷苦的弱小者这样地不肯加以援救。

不多一会，车子长吼一声向前爬动了。

攀住在车厢外踏脚板上的人，车行动了，振荡力很大，他们便很危险地被摔了下来。

敌机在车顶的高空出现了，车顶上的人、煤堆上的人又恐怖又仇恨。敌机只侦察了一番，仿佛别有作用似地向别处飞去了。

车在缓缓地向前开动，铁路线两旁的行人道上，都是要离开上海逃回故乡去的人，挑着箱笼或背着衣包，老年和青年，女人和孩子，都与虹口路上的撤退者一样拥挤，他们都用非常羡慕的眼光送着迅速过去的火车。

新龙华站上可以听到他们的怨恨和叹息，松江站上也挤满了撤退的人，我望见他们不能上车的焦急的眼和脸，真要落下泪来。倘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这样嗜好战争，恣意侵略，我们决不会遭受到这样的苦楚，我希望逃亡的人们都反过来吧，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手里去夺回我们的自由和幸福！

在一望千里的平原上，火车发着吼声，和蛇一般逶迤地向前游着，经过许许多多从来不知战祸的安适的村庄。吼着吼着，车子将驰上石湖荡的庞大的铁桥了，汽笛又是一声悠长的狂啸，盘踞在车顶上的那些机警的小心的人，都预先把身体俯伏倒了。那些贪看美丽的早稻将熟的金色的原野的人，没有留心车子快要驰上铁桥，还是挺直背脊坐在车顶。车子迅速地驰上铁桥，铁桥上的天棚便同样迅速地从天顶上相距二尺来高掠过，那些直坐着不曾躲避的人便演出了悲惨

的一幕，他们的头颅不掷在战场上而给铁建的天棚敲得粉碎，随着“蓬”的一声，连人翻下车去，跌在桥上，又从桥上滚落到浩浩荡荡的急流中沉没了。或者他拉着行李和伏倒的人，那时连行李和人也一同被抛到了河里，我不觉在那时惊叫起来，然而惊叫有什么用呢！车子早已穿过铁桥走了半里多路。这些想从死里逃生的人们，反而逃上了死路。实在太叫人痛心了。

车在嘉兴站外停下了。遥遥望见在苏嘉铁路上开动的列车顶上也站满了人，我祝福他们都能够安全的到家。

刚才在石湖荡的铁桥上演了一幕绝大的悲剧，车进了嘉兴站在第三辆的车厢中，又发生一幕悲剧，那里有三个体弱的人已被窒息死了。路警把他们抬下车来，同情的人们都流下了热泪。

我们羸弱的病人，因为坐在机车上，能够安静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虽然坐了十一个半钟头的火车，觉得乏力一点，但总算安全的到了硖石。我们的一群，不能不说是幸运的了。